

經部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二

宋 錢時 撰

大學

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及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至十有五始入大學此書所述是已篇首總提獨斷斷曰在明明德曰在新民曰在止於至善辭專旨確截然斬然以明外此無他道也自學校廢教法

不明而學非其學異端邪說横流奔放盡壞人心無所不至所幸遺經僅傳尚可存考而支離傳註又從而蝕之豈不甚可歎哉學者首明所先者何在所格者何物而不謬其所止焉則大學之道庶乎其得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先儒作新民在止於至善如字學

明明德者自昭明德之明也本心本明本無所蔽物欲乘之其明始昏大學之道所以去其蔽而明之也新民者咸與維新之新也同有此心同有此理染於習俗遂

至論汚大學之道所以去其舊而新之也雖然曰明曰新必有用力之地矣故又曰在止於至善善非外鑠也我固有之也不容於偽不參於思先天地而固存亘古今而莫變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而已謂之至善豈欺我哉行不著習不察是以放而不知求於此而得所止焉則所謂明德如水不波自然而明非止之外別有所謂明也所謂新民如物去垢自然而新非止之外別有所謂新也統而論之則三箇在字提

一書之綱析而言之則一箇止字又三者之要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慮即思也

此一節是論止於至善工夫止則至矣然不知後安所用其力哉是故必貴於知止也知後方有端的處故曰有定定者不可轉移摇奪之謂定後方能靜不定而求靜不能也非定而又有靜也靜是定之至處靜後方能安不靜而求安不能也非靜而又有安也安是靜之熟

處曰定曰靜曰安一節深一節此正指學者用工切實之旨豈浮文虛論尋流逐末者所可知哉洪範思曰睿孔子亦云不思則罔然未至於安斷亦不能思也意念昏擾憧憧往來捷出横生展轉只是意念猶之風濤帖息海靜淵澄思則得之於是乎在直至此地始曰能得得即得其所知者所謂至善也昔焉知之方知此物今焉得之是得此物非知是一物得又是一物也自知後多少工夫到得處或者微有所見方是知止之初便謂

事了安能究竟亦固有天資粹美種種省力與常人不同者要之學者且當以斯訓為的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一節論至善是本始處自吾心而達之萬物皆物也但有本末耳自從事吾心而及於萬事皆事也但有終始耳曰末曰終尚在所後本始之地安可外求知本始之在所先則端緒不謬而知止工夫庶乎可進矣故曰近道或者不知所先務方逐逐乎事物之末用力愈勞

去道愈遠此絶學之所以不明也可勝歎哉然此特指初學者用力之地而言本末無二理也始終無二致也一以貫之非彼非此何本何末何始何終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平聲後倣此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致者至之也格正也明辨之謂也物指固有之物即志所謂有物混成是也

此一節推原本始之在所先曰明明德於天下曰治國

曰齊家曰修身曰正心曰誠意曰致知從博至約一節深一節凡六箇先字至於格物最先最先此所謂本始之地也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格物者明善之謂也所以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是物也混成無虧範圍無外是謂太極是之謂一至精至粹至明至靈至大至中而謂之至善者也先知先覺正在乎是非外物也非尋流逐末模擬揣量事事而求物物而索而後謂之格也凡蔽於意見似是而非從於聰明認邪作正

而不能究其端的者皆未可以言格也方其未知逺若天外既格之矣不離吾心如旅還家如夢自覺嗚呼至矣章首言明明德者統論大學之道在明人之明德也此言明明德於天下者專論明吾明德於天下而天下之所以平者也此外次第說並見後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去聲後倣此國治而后天下平

上節是言欲如此者當知所先反而求之也此節是言能如此者斯見於用推而達之也自物格至天下平凡七箇后字本末終始之序可厚誣哉物格者此理洞然究見端的無他蹊徑無復疑似故曰知至知至則知止矣所謂真知非苟知也知之既至意自然誠知不至而曰意誠無是理也意誠然後心正矣心正然後身修矣

自此而下次第推行皆分内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

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兩節專言治國平天下於此復論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以修身為本也從格物至正心皆修身之事壹者志壹之壹斷斷乎是無他道也以是為本乃知所先端緒不明先後倒置則所謂辭其本而薄其所厚者多矣聖人於章末斷之曰此謂知本又曰此謂知之至其曉人之意深矣

右第一章總論大學之道誠意以後下文詳矣探本

窮源正在格物二字學者於此反致疑焉以愚見觀之其說甚詳其義甚明首論知止而先之以止於至善者此也終論知本而繼之以知之至者此也首尾六節無非反覆講明此事不然則所謂本者何在所謂有定而至於能得者何物哉或曰知至固知止矣然知至之下則說意誠心正知止之下則說有定靜安不亦異乎曰不異且未有意不誠而能定能靜能安者實履而後知之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此之謂自慊讀為慊若劫切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音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讀為黶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步丹切故君子必誠其意

毋者禁止之辭慊者行有不慊於心之慊獨者心之隱微人所不見不聞故曰獨也閒居猶言平時厭然閉藏貌廣寛裕也胖安舒也其嚴乎疑辭

格物致知在誠意之先首章經文論之詳矣故此下只說誠意以後數節事以毋自欺釋誠意可謂明切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是知後力行第一箇学然心之隱微誠不誠誰得而知直是無自欺方是實履以惡臭好色為喻言其好惡出於中心之誠然故曰自慊此二事人情所同求用力於學如此者千萬人而不一遇也是故君子必謹其獨獨非必暗室屋漏之謂雖大庭廣衆而一念之動我自知耳於此致謹正是做不自欺工

夫學者說聖說賢而心之所存曾穿窬狗彘之不若意在欺人實乃自欺雖然人亦終不可得而欺也子曰察其所安孟子曰莫良於眸子自然漏露焉可厚誣此正所謂誠於中形於外然則小人於見君子之頃而欲掩其閒居之素難哉至此復申言必謹其獨四字尤更切至十目十手而下是發明謹獨之義常人只謂心之隱微人不知不見便走作了若於此時凜乎其嚴便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如何敢欺非真到十目十手之地而後

方謂之嚴也故曰其嚴乎潤屋潤身而下是推明誠於中形於外之義富則自然潤屋德則自然潤身猶之心既廣體自胖如何可掩故君子必誠其意也一箇毋字三箇必字立詞甚嚴學者所宜深體

詩云瞻彼淇澳詩作奥於六切菉詩作竹猗猗於宜切叶韻烏何切有斐詩作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遐版切兮赫兮喧詩作咺況晚切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詩作諼況遠切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相倫切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衛風淇澳篇淇澳者淇水之涯也綠色也猗猗美盛之態匪者反辭此作斐文貌治骨角者切而復磋治玉石者琢而復磨瑟矜莊貌僩威嚴貌赫赫然可覩喧宣著也諠韻書通作諼詐也道言也下文同磋者以物磋也故曰道學磨者自磨之故曰自修恂慄敬懼也

此一節又推廣上文言誠於中者不特形於外盛德至善感於人心使之稱道而不能忘皆吾此誠之所致心之隱微可自欺乎道學自修是誠於中者恂慄威儀是形於外者猗猗有斐皆指其發見者而言

詩云於戲（音嗚呼）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音洛）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詩周頌烈文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

此一節又推廣上文言誠之感人不特一時不能忘雖沒世之後猶有不可忘者心之隱微又可自欺乎其賢其親其樂其利前王之所為也賢之親之樂之利之後世之所以不忘也自其形於外而推之民之不能忘自民之不能忘又推之至於沒世不忘所以極言誠之不

可掩如此嗚呼至哉是故君子之道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要只在謹獨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讀作泰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書作俊德皆自明也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商書諟說文審也顧諟猶是言照管精微不差失也帝典即堯典峻大也

此下三節乃釋篇首三句自知止至能得無非誠意工夫故曰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皆叙之此章之內最

見大意愚每讀書至此未嘗不三歎三詠曰大哉誠乎其大學之本乎殆非錯簡也天之明命即天之予我昭然而不可誣者顧諟所以明之也引用書語之下斷之曰皆自明極見得工夫由已處吾之明德豈他人所能明哉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沐浴之盤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也苟誠也作者鼓舞興起之也詩大雅文王篇周自后稷封邰世有國土而受天之命

實自文王始邦雖舊而命則新也

此就新字推廣三節盤銘之新新德也康誥之新新民也文王詩之新新天命也君子用心無所不至故曰無所不用其極只為天地間事皆吾分内事有纖毫不至便是不誠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

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商頌玄鳥篇邦畿王者之都止居止也詩小雅綿蠻篇綿蠻鳥聲隅角也詩文王篇緝續也緝熈猶繼明也敬止即欽厥止

此節推明止字尤詳易曰艮止也止其所也何謂所至善之謂也不得其所而安止焉其弊可勝言哉首章但云知止於此又發知其所止之義詞旨警策讀之令人悚然所以開悟後學者深矣前兩詩之言特大率借喻緝熈敬止方是事實上工夫此理在人本無欠闕所以寘寘妄行失其所固有者只為不知所止誠止矣在君曰

仁在臣曰敬在子曰孝在父曰慈在國人交曰信在在處處無非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無情之辭虛辭也大畏者有以戒謹恐懼之也

此章論誠意備矣於此又言不特自誠而已且能使人亦無不誠也情偽相感所以成訟非戒謹恐懼不敢自欺能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則無不誠

矣非吾意之誠何以致之故又申之曰此謂知本是本也即首章之所謂本惟知本是以誠此語雖在無訟之後實總結誠意一章之旨

右第二章論誠意先儒謂此章多錯簡愚據舊文玩味經旨自然通貫本無差舛謹發此義頗與同志者明之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弗粉切懥敕值切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去聲樂五教切則不得

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忿懥怒也

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發而中節未嘗不正惟夫動於血氣誘於物慾撓奪于外怵迫其中能不為之累者寡矣是故身本正也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其本於吾心者豈不甚可畏哉有所字宜細看正是偏倚處雖然非他有術以正之也使不為心害耳為害者去則本心本自無恙古人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氷顛沛造次不敢須臾徹懈者用力於此
而已心有所奪隨奪而馳則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
而不知其味矣欲身之修可得乎此心之所以不可不
正也故又斷之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第三章論修身在正其心自誠意而後凡五章
雖先後次第如此其實文義却是從後面節節說
來如此章所論只是說欲修身不可不正其心非
是說誠意後事也若意誠則心無不正矣安得復

有許多節次後皆準此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讀為僻下同焉之其所賤惡如字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去聲惰而辟焉故好去聲而知其惡去聲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音彥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入謂

衆人之猶於也辟偏也諺俗語也碩即碩果不食之碩

敖惰固非性情之正曰親愛曰賤惡曰畏敬曰哀矜皆

發於四端人之所不能無者但溺於偏私倚着一處則所謂僻也處身之道公平無我是非兼照則衆心肅服家自然齊一有偏焉人道乖矣其禍可勝言哉偏於所好輒忘其惡偏於所惡輒忘其美流俗暗淺大抵如是故曰天下鮮矣不知子之惡不知苗之碩皆所以推明辟字

右第四章論齊家在修其身却只說身之所以不修處若說身之所以修即是上章正心事矣立辭

嚴密極宜細玩且於齊家利害愈更深切上章只說心之所以不正處文意亦如此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止是自身裏事此六者是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所以不同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去聲者所以事長丁丈切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

子心誠求之雖不中去聲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其家不可教其教不足以行於家也教不足行於家而能教人安有是理哉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教行而人自化耳孝弟慈是教之大者雖然行於家者不特能化人也事父孝而忠可移於君事兄弟而順可移於長以至慈之足以使衆往往同此一理譬如保赤子本不能言心誠求之自然中其所欲初非學養子而後嫁也

謂之所以猶云即是此事以之事君以之事長以之使衆豈待學而後能哉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音奮事一人定國機者如弩之機也僨覆敗也

此節又言善惡皆足以使人化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不幸為人上者為貪刻為暴戾則從風而靡必有甚焉者矣仁讓說一家貪戾却只說一

人仁讓之化止於仁讓貪戾之禍遂至作亂可不謹歟可不懼歟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愈見其機之不可輕發處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喻開曉之也

此節又言為人上者君無其實亦難强人之從也堯舜

實有此仁故民亦從而仁桀紂實有此暴故民亦從而暴令民者在此而其所好者在彼如之何其可從哉傳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又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出於正皆此之謂也是故已有其善而後可求人之善已無其惡而後可非人之惡所藏乎身不恕而欲以空言啜啜於人不可得矣恕字是一章之綱領已行得人亦行得家行得國亦行得此所以成教所以興所以從若只是自家偏私之說如何能喻

詩云桃之夭夭(平聲)其葉蓁蓁(音臻)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詩周南桃夭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之子猶言是子歸嫁也宜者相宜之宜又詩小雅蓼蕭篇又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下引用三詩總結上文之意詞旨條達一唱三歎讀之令人感動宜者義所當然人心自然之則也宜於家宜於兄弟所以可行若不宜則閨門之內齟齬萬狀如

之何而教國人哉我之儀表不差四國所以可正經文直書其下曰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於本分上有纖毫欠闕便不足法舜為法於天下只是察於人倫世衰道微天屬為仇有若周人化商之書可為太息者多矣聖賢於此所以深致意歟兩言治國在齊其家尤更懇切

右第五章論治國在齊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皆^丁

丈切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與背同是以君子有絜胡結切矩之道也所惡去聲下同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去聲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老老者老吾老也長長者長吾長也幼而無父曰孤絜度也矩所以為方者

上章言孝弟慈此章言老老長長恤孤三者風化之首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莫大乎是所以申言之上章言恕此章言絜矩亦一理也興孝興弟以致於不倍

豈强之使然哉先得我心之同然機應響答自有不言而化者此心此理焉可厚誣是以君子體此心推此理而有絜矩之道也執矩而度可使四下均平舉斯加彼所惡勿施此恕之事天下所以平也上下前後左右無一不然方盡得此道

詩云樂（音洛）只（音紙）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去聲下同）好之民之所惡（去聲下同）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讀為

則為天下僇（與戮同）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詩作宜）監于殷峻（詩作駿）命不易（去聲）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詩小雅南山有臺篇只語辭又詩小雅節南山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僇殺戮也又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合監視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

此節引用三詩反覆推廣上文之意言好惡順於民心是絜矩之道也則民視之如父母好惡偏於已私非絜矩之道也則天下之所共僇又推言天命之難諶因民心而向背人君之於此道有以得衆則得國矣所謂民

之父母也至於失衆則失國矣所謂天下僇也前章六
箇辟字言家之所以不齊於此直言辟則為天下僇自
昔亡國敗家以至身之不可保者其禍皆本於此好惡
之際安得不謹其所發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
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
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爭民者爭鬬其民施奪者施之以奪攘之道也悖逆也

此節因上文得衆失衆又推原絜矩之道莫善於有德莫不善於聚財也德者人心所同有即其好惡之不可違者志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故君子必先謹乎德纔有德便有人所以得衆也纔有人便有土所以得國也有財有用特餘事耳德為本財為末外其所本内其所末是鬬天下之民而施之以奪攘之道也故

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財者民生之所賴人君欲專有之幾何其不畔且離哉况務為聚財未免悖入以是得之必以是失之故又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龍斷之夫推筋剝骨以自豐殖謂可安坐而有也然喪敗之禍曾不旋踵向之出乎爾者今而後皆得反之內財外德其獘如此絜矩之道所以不可不行也上節曰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節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吁可畏哉命即天命道即絜矩之道有德則善聚財則不善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古賀切書作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

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讀為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鄭氏作慢）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去聲）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古災字下同）必逮夫（音扶）身（楚書楚語也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親有仁德而相親者事見檀弓秦誓周書斷斷者專確之辭休休廣大樂易也如有容者汪汪停涵若有所容然而無涯涘之可測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迸猶逐也拂逆也）

此節因上文善不善而推明絜矩之道好惡之公又在

於用人也惟善以為寶是寶善人仁親以為寶是寶仁親之人秦誓所謂休休有容者好得其所好也故曰利媢疾不能容者惡非其所惡也故曰殆仁人之心好惡出於至公是以放流而屏絶之直至不與同中國舜之於四凶是也若夫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不能退退又不能遠豈人之好惡也哉斷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與前民之父母正相反所以總結上文之意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君子者成德之名驕自矜也泰自滿也無遊民則生者衆而坐食者自然寡矣不奪農時則爲者疾量入爲出則用者舒恒常也

此節又言德財固有本末然莫不皆有大道也或曰財亦可言大道乎曰起居飲食日用應酬萬變萬務孰非大道故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但是者是道非者非道耳若止談玄說妙虚無爲宗則三綱可淪九

法可數而周公經國一書所以均節財用者皆無道之具文矣而可乎將君子與生財對說皆曰有大道發明最為深切夫道一而已矣若分别作兩項便差君子有大道非外襲而取之我固有也但忠信不虚偽自然無恙故大戴記忠信大道驕泰即意動氣盈失其本心矣君子之所以先謹乎德者此其用力之地也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常足古人生財初無他術所謂大道如斯而已後世生之者寡而食之者

衆為之者舒而用之者疾方病其不足也而憂憂然思所以聚之百方而誅求之民如之何其不困國如之何其不匱也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發猶起也）

上節既言生財有大道此節又就財上拈出仁不仁之兩端以發明之仁者以財發身非求發其身也財散而

身自尊也不仁者以身發財非不愛其身也知有財而不知有身也自古人君所以事不克終而府庫非其有者只為人心乖亂不知有義耳上既好仁則下自然好義下好義則事可久成富可長守是仁人不有其財乃所以能有其財也豈逆衆斂怨戞戞自計者所可知哉

此正仁者以財發身之事

孟獻子曰畜許六切下同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丁丈切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去聲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自由也彼指小人也善之謂長於其事善者謂善人也

此則言不仁者以身發財之事也不仁者以身狥財而不顧豈可用乎國有盜臣不祥莫甚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所以極言其不可用也何也盜臣止於

盜國而聚斂則禍及民矣獻子斯言蓋謂國不當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抵有國有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始彼為善於其事是以世主甘心焉心計之巧筭析秋毫善之之謂也不幸而使小人專國家之權元氣既傷本根既撥則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不能如之何矣此且以身發財之效也於是復申言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丁寧懇切為人上者宜動心焉

右第六章論平天下在治其國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邵敬修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三

宋　錢時　撰

中庸

中者不偏之名庸者平常之號豈高深幽遠荒忽誕漫而謂之道哉虞書曰典者此也禹曰彛倫者此也乾坤曰易簡者此也斯道不明世教日壞為楊為墨而民性亂於兼愛為我為儀為衍而民性亂於朝縱暮衡為申

為韓而民性亂於刑名為鞅為斯而民性亂於功利為黃為老而民性亂於槌提絶滅浮屠晚出其禍尤大三綱九法人道之所賴以立者一切斷棄皷雄誕之説以愚民幻衆往往世俗安之若當然而先王教法生民日用之經反視之以為異矣中庸二字古所未命吾夫子揭而名之示萬世大道之標凖而一書三十三章又幸成於子思之手此正後學之所宜汲汲也為吾聖人之徒者乃復支離傳註轉相熒惑然則中庸之德民𡻕鮮

能矣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賦與也率順也

天命者天之與我之謂也至善而無惡至靈而不昧所謂性也順乎此性斯之謂道無所不在無所不適本何假於修哉惟夫昏於意念汩於情欲動於血氣蔽於物我淪於習俗而拂亂其所固有者焉是故不可以不修也修之如何順其固有而已成湯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降衷即天命之性也若

即順也猷即道也非君師則不能綏之性何由若聖人之教所以闡斯道覺斯民而使之修以順其性者也是教也大經大法之所由以立外是而曰修道云者君子不由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去聲下同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音現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隱者未露微者未著皆謂念慮方萌之始不睹不聞自心自知故曰獨也三箇其字皆指君子而言

道者率性之謂纔不率性即為非道安可須臾離乎此君子所以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之時也睹而後戒謹聞而後恐懼則已晚矣此正是做不可須臾離工夫一意之起一念之動便離了方其不睹也不聞也自以為隱也而不知莫見於此焉自以為微也而不知莫顯於此焉隱即見微即顯非二事也可不謹歟故又申之曰謹其獨獨即是心之隱微不睹不聞處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吾夫子之顛沛造次必於是皆謹獨

之謂也所以修也所以為教者也所以率性而不離於道也

喜怒哀樂（音洛）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去聲）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猶極也位者各安其位無愆伏薄蝕震蕩之變是也育者遂其生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故曰達道中則和矣和則無非中矣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和也觀

大本二字豈是尋流逐末者所可知哉學者往往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不知所以用力之地而但求中節於既發之後是猶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望其流行而暢茂無是理也人性本善本無非道其走作處往往全在喜怒哀樂上喜怒哀樂之發而偏焉是以不能順耳戒謹恐懼而謹其獨者所以保是中全是和而順其固有之性者也順固有之性則無所不通矣是達道也天地廣大我實範圍萬物衆多我實發育天地萬物豈在吾性

之外也哉

右第一章一書之大旨也首論性道教之次序謹其獨以明斯道之所以修次致中和則極言斯道之功用所謂中庸者如此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此後節節援引夫子之語故此章特書仲尼以表之時中者無時而不中也

中庸平常初非奇異百姓日用匪高匪難君子者順此

者也小人者反此者也斯道也無所不在無所不通必達乎權而後無須臾離耳君子時中所以中庸而小人則以無忌憚為中庸者也猶言以妄為常也嗟夫小人之為不義不能自知其非庶幾其或變焉寔其然妄行自以為是是以終身而不悔也可勝嘆哉異端邪說是無忌憚之尤者

右第二章中庸二字不必獨就中和上牽合說曰

性曰道曰教曰中曰和名字雖不同皆所以為中

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此章見論語多之為德也四字無能字至極也無以復加之謂也

世道衰微以無忌憚為中庸者皆是以鮮能能者鮮愈見其為至耳三復久矣之嘆可以想見三代之民

右第三章與上章反中庸之意相承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去聲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飲食喻中庸

知者所見則失之過愚者又暗淺而無識其為不知一也道如何行賢者所行則失之過不肖者又暴棄而不為其為不行一也道如何明致知力行未始偏廢愚不肖固不足道若大知則真知矣大賢則中行矣安得有過然則此章所論特世俗之所謂賢知守其偏見拘於俗學自以為是而實亦未嘗知味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蓋言斯道人人共由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但

日用而不知耳一知字甚重不知後安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哉此致知在格物大學所以先務也

右第四章承上章鮮能中庸之嘆而發鮮能知味之旨果知味則中庸矣或曰道不明故不行此章先以不行歸咎於知愚而後以不明歸咎於賢不肖何也曰不然人之於道必致其知而後能行不知不可行也故知之過愚之不及皆不知道者也必見於行而後大明不行無由明也故賢之過不

肖之不及皆不行道者也行者行于一時明可明于萬世其實則原於知知則行行則明矣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知味者鮮道之所以不行夫子感時而嘆也

右第五章承上章不知味而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平聲舜好去聲下同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斯以為舜乎察明照也邇言

左右及宮庭至近之言兩端即好問而又察邇言隱惡而又揚善也

舜大知所以能用中安有所謂知者之過哉好問即所聞者廣幽遠無不上達矣而或邇言之不察則未免浸潤膚受之蔽隱惡即所包容含覆者大矣而有善不能揚則未免遺逸阨窮之弊舜好問又察邇言既隱惡又揚善執其兩端無或偏廢於是乃權衡中道而用之於民焉此舜之所以為大知也故曰其斯以為舜乎見得知字甚重

右第六章上章言道之不行病在不知於此特引

舜事以明知故能行

子曰人皆曰予知去聲驅而納諸罟音古擭胡化切陷阱疾郢切之中而莫之知辟與避同也人皆曰予知去聲擇乎中庸而不能期切居之月守也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擇辨別之也期月周足一月也守即仁能守之之守

人孰不自以為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則不知辟尚得謂之知乎顛倒冥迷反道敗德為血氣是用為物欲是從所謂下愚不移者皆罟擭陷阱之徒也是固不足道

至於擇乎中庸若可喜矣則又不能期月守也所謂知者乃知此道之不行有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顔淵名拳拳說文愛也不忘也服猶著也膺胷也

顔子所謂擇乎中庸而能守者擇善而固執之謂也所以不遷怒不貳過而進於三月不違仁與不能期月而守者異矣

右第八章承上章不能守而言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也

不偏不倚日用平常自然是道何能之有一起能之之意即支即離去道遠矣故曰中庸不可能自昔固有絶人之才超世之識天下種種難能之事無不能之而欲庶幾於道而不可得其病果安在哉無他能故也凡倚聰明逞智巧皆道之祟也真知其所以不可能即能矣

故又曰唯聖者能之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平聲下同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子路仲由也而汝也寛柔以教者優裕以為教也不報無道者横逆之來受之而不報也衽衣糸金兵戈也革甲冑之屬也矯强貌塞者窮塞未通之時也

子路好勇而問强其意可知矣夫子未遽答也遂一辨難而後條陳之所以委曲成就之意深矣謂今所問是南方之强是北方之强抑汝之所謂强若南方之强則理義以自勝君子之所居也其事如此北方之强則血氣以為勝强者之所居也其事如彼於斯二者將安從乎强者非所尚也抑為君子之强而後為强耳於是推明四節以告之和易流也君子則不流中易倚也君子則不倚樂則行之而窮塞之所守者不變憂則違之雖

至於死而所守者不變四者之下每以强哉矯稱之猶云如此而後謂之强正汝今日之所當勉者也子路宜於此惕然深省而求其所以不流不倚不變者安在則知平時行行之氣一無可恃而中庸之不可能者可能矣

右第十章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而言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素猶白也素隱言無可卷懷而慢隱也述稱述也依不離也

素隱行怪不能擇乎中庸者也夫子所弗爲半塗而廢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也夫子所弗能直是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無須臾離然夫子於此則又不敢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自君子中庸而下節節辨明至此收拾在依乎中庸一句上方結盡上十章之意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去聲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余專切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費日用也詩大雅旱麓篇鳶鴟類戾至也察明也

君子之道初無費隱之異初無至不至之分子曰哀樂

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樂有形有聲曷為不可見聞費而隱之謂也自其費者言之夫婦之愚可以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行自其隱者言之則雖聖人有不知有不能非不欲知也可知則止於知非至也非不欲能也可能則止於能非至也聖人所以不知不能者豈在愚夫愚婦日用之外也哉且非特聖人不能盡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是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盡所以極言斯道之妙也故

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舉凡天下之有形者無不載矣所以莫能載者何物舉天下之有形者皆可破矣所以莫能破者何物於鳶之飛魚之躍而有會焉則其說昭昭矣故曰上下察處處呈露焉可誣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明乎天地如斯而已

右第十二章上章既言中庸不可能又言唯聖者能之於此又極言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能嗚呼微哉凡章首無子曰二字皆子思之言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研計切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為即為之不厭之為為道猶言為仁也詩豳風伐柯篇伐柯柯木枝也執柯斧柄也睨邪視也改改過也

上章極言斯道之大如此恐人或遂求之高遠而失之於是繼發道不遠人之旨子曰仁者人也明人之即道豈外乎吾身而他求乎學者求致其知而方支離乎事物之末正所謂為道而遠人者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

道矣猶言可離非道也且如伐柯其則可謂不遠然而執斧以伐之從旁邪視猶以為遠者猶有假於外爾故君子之學惟以人所固有者還以治之吾之一身全體是道只為有過始昏始虧治之何如改過而已過改則本心本自無恙何他求之有也故曰改而止言改過之外無他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巳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者不欺於心恕者不偏於巳違去也

上節既言改過此則又謂當自忠恕求之道本不遠於人也惟不反求諸已是以自離於道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即道也於此用力則去道不遠指初學者求道之方而言也非謂别是一物也茍忠恕矣何違之可言哉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即所以用力於忠恕者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七到切爾庸常也慥慥篤實貌說文言行相顧也

此則又就人倫上發揮忠恕皆施於人之最大者此正聖人之能事而夫子曰未能雖是謙辭其實真有不能盡者若已能即止矣豈為之不厭之學也哉然其大要全在言行上此德常德也人皆有之不能行耳此言常

言也人皆言之不能謹耳故德曰行言曰謹至於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不足而不勉必不及非常也有餘則不敢盡有餘而盡必有過非常也直是言行相顧不使有一毫之可愧而道之不遠人者庶乎其不須臾離也然則君子胡可不慥慥務篤實乎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去聲行乎患難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平聲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音征鵠工毒切反求諸其身素故素也位者其所居之地也陵陵慢也援攀援也易平易也徼求也幸𨋮其非所當得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此章當看一行字正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處所以不願乎其外者也若但碌碌苟安素分亦何足道直是隨所遇而行焉方是自得孟子謂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

人之膏粱文繡所以不願豈偶然哉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以至患難夷狄處處皆然無入而不自得也纔不自得便是不行然其要只在正已亦不陵下亦不援上但正已而不求於人則自然無怨無怨於天無尤於人故自得也正已如何居易而已洪範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本易也本無險阻艱難也所謂行者行此者也有纖毫意念便不是居易俟命猶言一任乎天非謂有所期待也小人反

是長戚戚耳如何自得故又引正鵠之喻以明正巳之意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譬與同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去聲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音洛且耽詩作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詩小雅棠棣篇翕者翕然無異情也耽者和樂之至也帑謂子也

天地位萬物育只是一箇順而已妻子如此兄弟又如

此以至室家妻帑皆如此一家之中都是和氣於父母分上方始是順下面有纎毫不盡分處上面和氣便有所傷只為一家之心無非父母之心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骨肉之際安可纎毫不盡分乎琴瑟和方可鼓纔一絃不和便不成聲妻子好合雖云和樂而兄弟之情未能翕然則一家和氣有虧多矣兄弟既翕不特和樂而且又至於耽焉此則極言人道必如此而後為順也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全在這上故曰自卑自邇

右第十五章自君子之道費而隱發揮至此辭旨方足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側皆切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音亦詩作斁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體物言變化萬物而為之體不可遺言無物不具此妙也齊者齋戒也明猶潔也洋洋盛貌詩大雅抑篇格至也度猶測也射猒也思語辭此者指鬼神而言也

武王曰惟人萬物之靈夫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本心本聖本心本靈生而為人死為鬼神一也無形之可見者無聲之可聞也而日月以此運行風霆以此鼓舞凡形色於兩間者莫不以此發育物物皆體物物皆妙而不可遺焉使天下之人莫不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至也不可測也况可得而厭斁也非盛德能爾乎理雖微而實顯吾心之誠不聞不睹而其不可揜之妙亦如是矣本一故也

右第十六章此後專提誠字發明中庸而首以鬼神之德形容誠之不可揜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平聲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詩作假音暇樂音洛君子憲憲詩作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舜年百有十歲是得壽也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詩大雅

假樂篇假即嘉也言嘉樂君子之如此也顯著也

夫子論舜大孝不指言克諧之事而以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五事稱之嗚呼此孝之所以大歟曰位曰祿曰名曰孝非大德不足以得之也天道福善禍淫栽則培傾則覆焉可誣哉假樂之詠可見矣故大德者必受命此舜之大孝所以通於神明者也

右第十七章承上章言舜之大孝以發明所謂誠

之不可揜者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大音泰下同）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去聲）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居之切）之喪

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一戎衣言一著戎衣而遂克商也末猶晚年也追王者追尊之以王號也文王已受命稱王故止追王大王王季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祀以天子之禮者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此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一也猶言父雖庶人而子為天子亦以天子之禮祭之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則上下皆同也

父作子述文王處人道之常何所憂乎若舜則不能無憂王季肇基父作也武王纘前王之緒周公成前王之德子述也

右第十八章此文王誠之不可揜者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音扶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如字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去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達通變之謂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

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也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也序爵者公侯卿大夫各以爵為差事者宗祝有司之職事高下各以其所能任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於下下亦得獻於上也逮及也燕毛祭畢而燕乃序齒尊老毛髮白位於上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曰死既葬而反曰亡

達孝當就繼志述事上看志不易繼也事不易述也若以無改父道為孝則武王不宜伐商若以友于兄弟為孝則周公不當誅管蔡未可與權者未足與議也故以達孝稱之是其伐也其誅也乃其所以善繼志述事者

也使武王忍於商而不伐周公忍於管蔡而不誅雖欲踐位行禮如下文所述可得乎所以盛言祖廟之修宗廟之禮而申言孝之至在繼志述事之後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上節既言宗廟之禮於此又兼言郊社之禮孝經稱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其禮至周公而備所以極繼志述事之形容也明乎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非特文物度數之末而已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果可以外求乎明乎此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他道也與論語指其掌正同一章之旨歸宿在此

右第十九章此武王周公誠之不可揜者三章皆承鬼神之德而發明聖人所以感通鬼神一貫之妙天下國家由是而達之爾故此章終之以治國

下章繼之以問政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音扶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去聲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先儒謂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哀公魯君名蔣方版也策簡也息止也敏速也蒲盧蒲葦也殺隆殺之殺等等級也

政其具也人者有其具者也文武之政未嘗泯沒人存

則舉人亡則息耳人道之敏於政猶地道之敏於樹草木不自樹也一元之氣運而不息其生也勃然政猶蒲盧草之尤易生者也為政在人焉可誣哉然盡一人字則甚不易也取人者求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人之為人非可外求反諸身而已身何以修曰道而已道何以修曰仁而已本心洞然常覺常明畧無纖毫微累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此情昏意蔽冥冥罔覺則其與禽獸相近者幾希於人何有故曰仁者人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二者未嘗偏廢故又曰義者宜也仁莫大於親親義莫大於尊賢親親而得隆殺之宜尊賢而有等級之辨此禮之所由生也政安有不舉者乎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謂知性則知天是也非人之外别有所謂天也我固有之有此者也格物者格此者也先覺者覺此者也下文所謂明善者明此者也知所以為天則知所以為人矣知所以為人則知所以事親而身

亦修矣聖人論為政在人推而至於仁又推而至於知

天方盡得一人字若文武則真其人也嗚呼政哉豈偶

然也哉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去聲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

而行之或勉强上聲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此節承上文知天而推明修身之旨也五者天下達道而所以行之者三三者何知仁勇是也三者天下之達德而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天是也我固有之非外鑠也父子之有親者此也君臣之有義者此也夫婦之有別者此也長幼之有序者此也朋友之有信者此也名曰達道非我所私有也知此則謂之知全此則謂之仁勉勉乎此自强而不息則謂之勇名曰達德非我所獨得也無間於知愚無間於貴賤無間於古今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但圄於形體蔽於意念是以日用而不知耳不能知安能行然知有三等焉有生而知者有學而知者有困而後學乃始知者三者雖不同及到知處則一而已既知之而行亦有三等焉有安而行者有利而行者有勉强而行者三者雖不同及到成功處則一而已矣知即是知行即是仁其所以能行即是勇知而不行猶不知也行而不至於成功猶不行也嗚呼堯舜性之不可及已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

子曰好學近乎知去聲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此節又承上文推明知仁勇用力之地也知不自明也由學而明好學雖未便知然近乎知矣仁不自至也行之則至力行雖未便能盡仁然近乎仁矣勇不自勇也知恥則果決凡甘心於穿窬狗彘之行而不知反者只是不知恥知恥雖未便謂之勇然近於勇矣近字與違

道不遠語意正相似三者同用闕一不可知斯三者方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所以治人所以治天下國家亦若是而已我之心即人之心安有身不修而别有所謂治人之道也哉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側皆切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上聲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去聲惡去聲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許氣切稟力錦切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所以行之者一也經常也治天下國家之常道也體者以身體之子者視之如子也柔者和柔之也眩亂也報報上也勸勉也忠信待之以誠重祿養之者厚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量其事功而上下其食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也善者嘉之不能者矜之備見忠厚樂易之意不矜即慢忽失其心矣朝謂諸侯朝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也

此節又承上文治天下國家而發明九經之旨終其所以治之之說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九者以修身為首即所謂知修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修身也而下言其目也修身則道立而下言其效也齊明盛服

而下言其事也齊明盛服非禮不動道自然立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心無所蔽自然不惑尊位重禄同其好惡親親之義篤矣安得怨官盛任使大臣無不以之怨而朝廷之權一矣安得眩忠信重禄以體羣臣則手足腹心相視一體故報禮重時使薄斂則養生喪死可以無憾故百姓勸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備無以來之則財用不足矣日省月試既禀稱事所以來也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無以柔之則四方不歸矣送往迎來嘉

善而矜不能所以柔也建國親侯所以比天下諸侯不懷則天下不畏矣絶廢亂危之有所頼朝聘往來之有其節所以懷也雖然其事則九也所以行之者非九也天下國家如此其大如此其廣且衆所以感之而應唱之而和者孰使之然哉一而已上言達德所以行者一而先之曰知天此言九經所以行者一而繼之曰明善明善即知天也所謂一也不知不明安知一之為何物哉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其刼切事前定則不困行去聲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凡事者申言以發下文之義豫者先事而為之即所謂前定也跲躓也猶言蹉跌也疚病也

此節推原其所謂一也曰言曰事曰行不前定皆有病

況道乎道無窮也端緒不明大本不立人自窮之耳是故貴於前定也且以在下位者言之未有不獲乎上而能治民者朋友而信是獲上之道前定也不順乎親則朋友不信事親而順是信朋友之道前定也不誠乎身則親不順反身而誠是順親之道前定也不明乎善則身不誠固有之善洞然無蔽是誠身之道前定也是善也大學所謂止於至善者也人自二三人至十百千萬此無十百千萬所謂一也天也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

至而后意誠意誠者所以誠此者也不明乎善而曰誠者未之有也此正曾子子思相傳之旨茲茲千載不著不察惜哉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去聲下同不思而得從七容切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節又承明善誠身而分別二者言之誠者自然无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生知安行之事純乎天

也故曰天之道誠之者必勉必思而後至焉學知困知之事其用工則由乎人也故曰人之道道一而已初無天人之間擇善固執方是做明善誠身工夫苟明矣無待於擇矣誠矣無待於固矣何天道人道之可言哉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此節則擇善固執之事也博學審問是講求於人慎思明辨是精研於己皆所以擇善也雖然不學不問固無以思辨為也學之徒博問之徒審而不能反求諸己謹思而明辨之則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善如之何而可擇哉異端邪說固不必論蓋有終身學問汩没乎章句文義之末而於此事終不明白者職此之由也是故學不可以不問問不可以不思思不可以不辨四者次序工夫

相承性至於明而止耳若篤行則旣明後事所以固執之也雖然豈悠悠泛泛苟焉之謂乎不學則已學則的然立志必期於能不能不止也不問則已問則的然究心必期於知不知不止也不思則已思必期於得不辨則已辨必期於明不明不行則已行必期於篤不得不明不篤不止也直是用功常百倍於人焉凡學問思辨而不明氣餒志腐而行之無力者非果能故也斷斷乎果能此道則蔽解惑去雖愚必明矣況非愚者乎矢去川決

雖柔必强矣況非柔者乎明即所擇者善强即所執者固
擇善固執而身修矣不失斯所以為人而文武之政可
舉矣若乃悠悠泛泛不自鞭勉雖剛明之資亦末如之
何也三復果能二字令人悚然

右第二十章第十六章自鬼神之德發明誠字繼
之以舜之大孝又繼之以武王周公之達孝然後
繼之以夫子之論政廣大周流無非此誠之運而
其大本則不外乎善此人與天地鬼神一而不二

者也嗚呼至哉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善端方萌眞實無偽其証莫明於此其事莫大於此故論仁必說親親論知天必說事親論明善必說順親以至達道九經往往而是此大孝達孝之所以通乎神明而此章之所以承乎其後者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

誠無妄也固有之善自然無蔽生而知之者也故曰性

其次必須知至方能意誠學而知之者也故曰教誠則自明矣明則進於誠矣質雖不同及其知之一也曰性曰教正合首章之旨

右第二十一章承上章誠者誠之者而發此義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贊猶助也參者與之參合而無間也

言誠足矣又曰至誠非於誠上更有加也所以極言之
也天命之性人人所同虛靈湛然本無欠闕情偽相感
意蔽欲昏是以寔寔妄行不能全其所固有爾至誠無
妄純德孔明自然無所虧損故曰能盡其性盡者洞徹
底蘊略無纖毫欠闕非謂有加於其所固有也譬之日
月而或蝕焉有一分之未復即有一分之未盡復之如
故全體全明所謂能盡如斯而已賢者覺其本性雖已
明徹然未到知天命未到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也猶

是工夫有欠皆未可謂之能盡也必聖人而後可也我之性即人之性即物之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矣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有生之類同具此理鳶飛魚躍昭然灼然不加揣量不勞擬議豈待逐一思索而後得哉本心不明處處窒礙人物與我了不相通或者方罝罦然馳騖於外曰將盡物之性而後可以盡吾之性也不既倒置乎天地萬物皆我性也能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則發育自我而天地在範圍中矣此致中

和之極功也曰贊曰參殊不為過盡字上六箇能字贊字下兩箇可以字宜細玩

右第二十二章又言誠者之事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謂至誠之次致者所以用工也曲委曲也前明則誠明其本心也此著則明明誠之不可揜也

誠者自然而然無待於致曲致曲者用功委曲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學之博問之審思之慎辨之明行之篤以

至不能不止百倍其功致曲之謂也如此乃能有誠誠則形矣形則著矣著則明矣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自然發越焉可強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人心到此自然感動感動者轉移變化之機變而至於能化則功用與至誠等矣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繼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右第二十三章又言誠之者之事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音現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先儒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神鬼神也

天下之至靈者莫如心惟弗用靈是以愚爾今人稍稍虛靜是非利害便能了了況至誠乎然所謂前知者不過於朕兆之萌見微而知著國家興亡必有禎祥妖孽見乎著龜四體之間故其禍福將至善與不善必先知之既曰必有又曰必先知惟其有是以知非别有一種

靈怪如後世妖妄之説也鬼神之德只是至誠聖人亦只是至誠故曰至誠如神而易亦曰知幾其神

右第二十四章又言誠者之事至誠前知是明之極處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去聲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物對自而言事物之物也與下文成已成物正相應

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誠者已分當然之事豈為人而誠哉有一毫為人之心即非誠矣故誠乃自成而其道乃自道也非有假於外也我固有之也雖然舉天下事事物物所以能有終有始者誠而已一念不誠隨即間斷何有於物只每日交際應酬之間便可見故君子必貴於誠之也然則誠固自成也非自成已而已也感動變化於是乎在是成已者即所以成物也修身而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非兩事也於是就成已成物

上發明仁知最宜深玩仁者不失其本心之謂苟誠矣則純明融一無所蔽虧而已成矣故曰仁成已固所以成物也然非通乎人情達乎世變周乎物理權乎事宜妙用不窮泛應曲當則物亦未易成也故曰知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知則進於仁矣仁則無不知矣苟謂之仁而知未足以成物則是仁上猶有欠也仁纔成已知便成物性之德則然通物與已一而不二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而無不宜也時措不宜何以為道此異端

之學所以謬於經世而為萬世大法之罪人歟

右第二十五章又言誠之者之事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音現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音扶下同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

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平聲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去聲興焉今夫水一勺市若切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上音烏下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徵驗也悠悠亦遠也悠久即悠遠也見猶示也不測者莫知其所以然也昭昭明也以一撮之旨類推之則亦當是言其小耳振撼也卷區也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

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不見也純無間斷也

心之隱微有罅隙滲漏便間斷至誠則純明融一自然無息不息則自然可久久則自然發露故有徵徵非若爝火之光暫作而遽輟也有徵而且悠遠也非有徵之能悠遠也不息之運也到此則自然博矣厚矣博厚則自然高矣明矣本無形之可度也以其無不載不謂之博厚不可也故配地本無象之可睹也以其無不覆不謂之高明不可也故配天然而化育之功參乎天地又非

悠久不可也所謂悠久無疆界之限焉夫如是者豈有纖毫作用於其間哉如萬象參錯於澄潭明鑑之上人見其章也而實不見也人見其變態萬狀也而實不動也人見其無所不成也而實未嘗有所為也舜受堯禪庶務衆職從頭整頓若不勝其煩矣而曰無為禹乘四載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若不勝其多事矣而曰行其所無事文王受命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伐邘伐崇而又作邑遷都若不勝其擾矣而曰不識不知嗚呼此

豈圂形泥象者所可知哉雖然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亦曰其為物不貳而已是物也天之為天者此也地之為地者此也人之為人者此也萬物之為萬物此也自清濁未分以至無窮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無聲之可聞也無形之可見也即所以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也是謂太極是之謂一夫是以生物而不測若可測即貳矣天自天地自地了無干涉而不足以為道矣以是而論則博厚不必曰地高明不必曰天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一也本無貳也仰觀於天此昭昭之多爾及其無窮而萬物無不覆焉俯察於地一撮土之多爾及其廣厚而萬物無不載焉人知其無窮也不知其不貳者所以無窮也人知其廣厚也不知其不貳者所以廣厚也天地雖大在此不貳中特蕞爾之形象以至卷石勺水所以生物不測者莫不皆然故於章末始發明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所

以為文也兩箇所以字指得極清切天之命不已文王之德亦不已此聖人與天地之所以一而不貳者也然則配天地而無疆非至誠無息孰能與於此哉

右第二十六章又言誠者之事始論聖人如此中論天地如此終論天與聖人所以配合者如此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背同與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與平聲峻高大也優優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其人者指上文聖人而言凝聚也不失之名也道由也興者興邦之興

詩大雅烝民之篇

聖人於乾屢贊大哉惟堯則之亦贊大哉論聖人之道而以大哉稱之極矣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則天地萬物皆此道之變化矣猶未盡也復申之以優優大

哉其大無外又不止於發育峻極矣經禮曲禮皆道之用必得斯人者而後行茍非其人不虛行也是故茍不至德至道不凝道非外物我固有之放失於情偽馳散於物欲是以不凝爾德者得也得其所固有則優優大哉非外此而他有所謂大也尊德性而下是做至德工夫德性即其所固有也天爵良貴尊無與並人自賤之人自汙之於德性而知所尊大本立矣然而非道問學則不知其所以尊也是物也範圍天地非廣大乎而其

實則精微也運行日月非高明乎而其實則中庸也曰致曰盡曰極皆問學之功也始由乎問學終由乎中庸道之所以凝也溫故而知新日新又新新新所以不已也敦厚以崇禮經禮曲禮庶乎其可行也夫如是則不驕不倍或語或默何往而非道哉明哲保身是言其默足以容禮非浮薄者之事故敦厚以崇之

右第二十七章又言誠之者之事

子曰愚而好去聲下同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

之道如此者裁古灾字　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反者與之相反也今指當時而言軌車轍也倫人文也杞夏之後徵証也宋殷之後也

議禮制度考文三者天子之事況今天下車同軌則度無用制也書同文則文無用考也行同倫則禮無用議

也雖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焉愚而自用可乎雖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焉賤而自專可乎考三代之禮惟周制之從吾聖人未嘗敢違乎今也生今之世而反古可乎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樂禮而言

王去聲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去聲）在此無射（叶丁故切）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三重三代之禮也王天下以此三者為重故曰三重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建立也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周頌振鷺篇射厭也此指無惡無射也）

上焉者聖人之有位而已遠者也雖善而其事無證無

證則民不信故弗從下焉者聖人之無位而在下者也雖善而其位不尊不尊則民不信亦弗從惟三代之王去今不遠典章文物有證而尊於斯三者而知所重焉則可以寡過也雖然上自羲農下逮周孔先聖後聖其揆則一也事雖無證而道未嘗泯位雖不尊而道未嘗卑所以必貴於三重者取其證於民而信從爾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本諸身非外假也徵諸庶民信從之謂也考諸三王而果不謬則建諸天地而不悖矣

質諸鬼神而無疑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於何而建也天地即我也非外於此而有所謂不悖也於何而質也鬼神即我也非外此而有所謂無疑也於何而俟也百世聖人即我也非外此而有所謂不惑也於鬼神之無疑繫之曰知天於聖人之不惑繫之曰知人嗚呼此豈區區文義所可求哉如是則動而為道行而為法言而為則遠之有望近之不厭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天下之心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耳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奈之何違道而可以干譽也知天知人與問政章同義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三代之禮而言或曰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章所論上焉者雖善無徵疑此之謂今謂三代而上已遠之事安所據乎曰以三重而知之也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則雖善無徵之非三代無疑也果無徵矣安所重乎安所考而知其不謬乎然則無徵非不足徵之謂也夏殷之不

足徵特文獻不足不能備耳而君臣禮義之大經典章文物之大體固未始無也不然則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而所謂損益者又如之何而可知耶或曰三重固矣夫子曷為而獨從周曰非天子不議禮三重王天下者之事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夫子不為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音譬下同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徒報切辟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祖者宗之也憲章法度也律法也齊也襲因也錯參錯也悖猶背也祖述堯舜道統傳也憲章文武治具備也上律天時健也下襲水土順也是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與日月合其明廣大無疆萬物同體自然不相害變通不窮無非大順自然不相悖小德大德非德之有二也自其日用言之則如百川之分流自其大原言之則如

造化之醇厚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豈二物哉持載而下皆天地之所以為大吾夫子實似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中庸之極效也嗚呼盛哉

右第三十章前此論中庸之德無所不備於此獨盛稱仲尼以明之此所謂集大成而子思之所以傳道也故孟子亦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去聲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側皆切）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彼列切）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音現）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音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去聲）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音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臨臨下也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密也察明辨也溥大也淵泉澄徹也）

此足以形容集大成之妙矣溥博如天天大無不包也淵

泉如淵澄然不動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安有許多名號溥博而已淵泉而已及其時出之則曰有臨曰有容曰有執曰有敬曰有別互見迭出變化無方參錯縱横自然中節非是聰明睿知而下五者臨時逐項安排出來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惟至於聖方盡此妙所謂配天於是乎在非待到莫不尊親處方謂之配天也下面是其效自如此

右第三十一章此章之首言惟天下至聖為能云

云下章之首又言惟天下至誠為能云云二章實與上章相承皆仲尼之能事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於虔切）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經綸治絲之名經常也大經言人倫也知乾知大始之知肫肫純一也淵淵深澄也浩浩廣大也固猶實也）大經即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大本即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地之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也此正中庸之至德

唯至誠而後能經綸能立能知夫焉有所偏倚也哉亦曰肫肫其仁而已肫肫其仁日用純一虛明變化無體無方澄然不動淵淵其淵矣殆不止於如淵也大無不包浩浩其天矣殆不止於如天也此至誠之妙也一有偏倚便失其仁必不淵淵必不浩浩何以立大本經大經知化育也惟覺知覺惟聖知聖非聰明聖知達乎天德烏足以知此

右第三十二章中庸之書自十六章發明誠字於

此復以至誠之道終焉嗚呼盡之矣上章言至聖

此章言至誠非聖自聖誠自誠也誠而無息則聖矣且安有聖而不誠者哉故上章以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至聖之事此章以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言至誠之功

詩曰衣（去聲）錦尚絅（口迥切）惡（去聲）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於感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

可與入德矣詩衛風碩人篇鄭丰篇絅皆作褧與絅同褝衣也尚加也

君子務晦藏其道日章小人事表襮其道日亡無他務內與馳外之異耳此衣錦尚絅所以惡其文之著也是故曰淡曰簡曰溫文若不著若易厭也若不文且理也而其淡則不厭雖簡而有文雖溫而實理此君子之道所以闇然而日章者也學者有味乎此而知遠之由近知風之所自出知微之所以自顯則反諸吾身而不假乎其外矣此正明善第一節工夫故曰可與入德語入

德之始而首嚴尚絅之戒甚有味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作灼）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去聲）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小雅正月篇疚病也無惡於志者不使其志有可惡之萌也）既知之矣却要謹獨曰疚曰惡皆心之害也省於內用力於志正是人所不見所謂毋自欺也

詩云相（去聲）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敬信于不動不言之時則自然無疢惡矣兩節工夫相承

詩曰奏詩作假與格同騣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音夫鉞詩商頌烈祖篇奏進也假感格也靡爭和平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惟不言而信故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信孚於民而有不賞不怒之效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惟不動而敬故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敬達於諸侯而

詩周頌烈文篇不顯所以明不動之義刑儀刑也

有篤恭天下之效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由酉二音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篇又德輶下二句烝民篇輶輕也又上天下二句文王篇載事也

上兩節既言不動不言之效於是又引三詩以形容之

如曰不大聲以色雖不大是猶有聲非不言也猶有色

非不動也不若德輶如毛庶乎其可也然毛雖極細猶
是有物之可比也又不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後為
至也所以極贊不動不言之妙而不可以形容盡者也
右第三十三章前章既極言至聖至誠之功用所
謂中庸之德無以復加於此矣至於篇末復自入
德之始謹獨之功推不動不言之化而極於無聲
無臭之妙與首章修道之教不可須臾離之旨實
相發揮所以指萬世之迷途續先聖之絶學至深

至切矣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嗚呼其果不知味也哉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三